

悵
惘

都
良

【實售三角五分】
郵費三分五釐

作 者 馮 都 良

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

發 行 所 光 華 書 局
上海四馬路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

序

胡仲持

這本小小的集子，包含着短篇小說十三篇，——這些都是都良近三年來的作品，有的在日報上登載過，有的在雜誌上發表過。我把這些作品整理一下，敎書局付印，纔成了這一本集子。其中我所最喜歡的是「悵惘」一篇，所以我便拿悵惘來做這本集子的總名。

都良是我最相知的朋友，我和他同過學，到如今還做着同事。他的家世，和他歷來的遭遇，在他的朋友們中間，我比誰都知道的詳細些。記得似乎有一個批評家曾說過：「要完全瞭解一種作品，首須知道作者的生平。」照此說來，我也許可以算是能夠瞭解都良作品的一個人罷。因此我敢放肆着在這裏寫一點我的意見。

這裏幾篇作品所描寫的大都是人生的平淡無奇的一點痕跡，並不是什

麼奇詭突兀的情節。現代名家的作風，大抵有着這樣的傾向。因為專着眼於情節之奇突的所謂浪漫派小說，現在已經成為過去了。描寫人生一部分的瑣屑事情，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這往往容易陷於使讀者索然寡味的弊病，然而都良却具有敏銳過人的觀察力，能夠注意到人家所忽略的地方；他又善於運用他那委婉的文筆，以表達任何深邃曲折的思想；此外他又富於濃厚真摯的情感，往往散布在他的作品中間，引起讀者的共鳴。因為有這幾種的長處，所以他大部分的作品，雖描寫着很平凡的人生的片段，也是精采而不沈悶的。我現在且舉幾個例罷。「悵惘」敘着缺乏性的慰藉的王阿曲，對於幸福的兩性生活的嫉妒有一段道：

『一路走去，全不會有人和他招呼。今天路上的行人分外多：一對一對的，觸目皆是。攜手挽臂，種種肉麻的情形，王阿曲看了，頗憤憤，以為有意侮辱他。甚至至於洋公司裏看門阿二，也挾着一個婦人，

在他面前走過，這格外使他不快。他心裏惱想着「天地之大，竟沒有我的！對！」這實在不像一個獨身主義者的論調。」

看了人家肉麻的情形，竟以為是有意侮辱自己，這種意境豈是一般淺薄的作家所能體味得到麼？又「母親的心」描寫着母親愛子之情，有一段道：

「當他吃的時候，三個人都旁坐着看他，母親更注意他的面色，又過來用手摸他的背部和臂膀，爽然道：『看你面色倒好，身上肉依舊不多。』他立時明白母親的意思，想格外用有力的口吻去抑止她纔萌動的憂思，就道：『母親說我身上不胖，但是我的體力實在好，這一年中連頭也不會痛過一次，胖不胖倒不成問題呢。』姊姊也接着說：『身體果然較前強得多了。你看他行走時兩腳放下去很有些堅實的意思。』母親聽了，這纔愉快。」

作者把一個母親關心愛兒健康的神情，活躍躍地顯現在紙上。這是何等真切的描寫啊！又「她的苦悶」描寫一個天真的少女和她的姐夫在一塊兒閒談的情形，很是細膩動人。有一段道：

「於是她就備辦了麵包和火酒，立刻爲他烘炙起來，一雙潔白帶有寶石光采的纖手，不住的在他面前晃蕩運行，教他看了發眩，竟至停杯不飲了。她微笑道：『爲什麼不喝呢？你看窗外月色，何等清綺！你就爲這點分上，也該多喝一些。』」

這樣地形容兩性的吸引，真可謂神妙極了。又「遊藝會」有一段道：「最後一齣正劇開始時全場似乎比較的靜一些。劇中主要人物，自然是一男一女；飾的人也是一男一女。劇情似乎不很合式，然而藝術工夫確有可驚，男女做手都異乎尋常的細膩熨貼，表情之真切，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却是在演劇了。這一層觀者沒有不歎爲神化，於是喝采拍

手，又一疊連三的起來了。」

這是對於性的吸引之又一種描寫法了。男女合演是每每於不知不覺中把假的感情轉變為真的感情的，合演而促成愛戀者之多也就是為此。這裏輕描淡寫的「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卻是在演劇了」這一句，是何等高妙的一種諷刺呵！

這樣的例舉也不勝舉了。總之，我覺得幾個偉大的作家所有的奧秘，本書的作者已經有幾分是探得了。

這幾篇作品，有一個共通的中心思想，就是性（Sex）支配着人生。

——這也是著名心理學家弗勞特博士（Dr. Freud）所創的一種學說。他把人類一切的行為都歸因於性。現代的心理學者大抵是信奉此說的。現在本書的作者竟不期然而然地有着相同的發見了，這種發見在「美人心」中顯示的最為明白。這一篇的風格是獨創的，內中說是一個沈悶過度的青

年不要天公擲下的金鑽，也不要天公擲下的諾貝爾獎章，只見降下一位美人來纔覺得合乎自己切心的願望。這篇的寓意顯然是說一般青年煩悶的原因，大抵不外乎對於異性的要求。篇末說那位青年要和美人接吻時，忽發覺她的視線直注在獎章和金鑽上面，而絲毫不顧到他。這從女性的立點看起來，似乎有點和前意矛盾了；其實作者後一層的用意，乃是諷刺一般的女性在戀愛選擇上偏着眼於名譽和金錢，並非否認女性沒有性的要求哩。

都良在修辭學上的功夫是我所極端佩服的。他一向努力於古籍，到如今還繼續鑽研着。他在舊文學方面已經有了高深的造就，那些文言的作品，是為當今第一流的碩宿名儒所稱道的。他對於白話文比較的少做，然而那些少許的作品，從修辭學上看來，卻也無一不好。句法固然顯豁，用字尤極精當，至於詞藻之豐富，更不必說了。他的白話文所以做的這麼好，大概還得益於文言文方面的努力。我覺得在修辭學上文言文和白話文是有

着共通的途徑的。

這里十多篇作品除了文筆優美之外，每篇還都有一種新穎的風趣，這種風趣有幾分可說是從中外幾個名家的作品上獲得的。都良因為努力古籍的緣故，對於所謂新文學的作品比較的少看，然而他不看則已，一看便能够捉住那作品中精采的所在，他看一部書所得的益處往往比別的粗疎的青年看十部書還多，所以從他的作品裏面很可以看出從名家作品上所受的影響來。

這一本集子還不過是都良初次創作的一部分成績，然而已經很有可觀了。我想此後一定可以產出更進步的作品來，我希望都良格外地努力！
拉雜地寫一點勉強當作這本集子的序。

十四，九，二十，在商報館。

目次

恨惘·····	一
她的煩惱·····	一一
外慕·····	三五
游藝會·····	四五
美人之心·····	五七
回鄉·····	六一
優勝劣敗·····	六九
三張美術片·····	九一
元旦的湯團禍·····	九九
母親的心·····	一〇七

— 次 目 —	
姑娘的入學問題·····	一五
出嫁·····	二三
謹愿者的失敗·····	二七
怎樣關係·····	三三
盤算錯了·····	四一

悵 惘

一年到頭機械一般工作著的王阿曲，偶然得到一天「奉旨休息」的假期，便覺得有些手足無措。人家見他穿著半新不舊的寬博衣，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踱著，也個個要奇怪起來，不免打問他一聲。他翹起大拇指來，揚揚的說：『奉旨休息！』

王阿曲是一個窮人，而穿長衣者。他當極不得意的時候，常常對着長衣發恨，他說：『爲要維持這半截東西，便教我多吃些苦。』這句話倒有意思，被一般有同等感想的人，嘆爲名言。但是實際上，可說不定；因爲照王阿曲的能力估來，脫了長衣，便會得發，誰何人不能給予一些確實的保障。至於王阿曲，只發牢騷而不實行，也自有故。據他自己說：在前清是一個秀才資格，所以今日必須維持這一件長衫；而且他寫得一筆好小楷

，工整精緻，在普通抄胥中，要推獨步，這正是他維持長衣的利器，而長衣也是他發展本能的工具。有了這樣密切關係，所以無論苦到如何地步，王阿曲也不肯輕易脫去長衣，何況他現在長衣隊中，已占著些勢面呢？

王阿曲三十幾歲年紀，短小身材，面貌倒還端正，只是肩背微微有些聳起，窮苦出身，一向不曾有過妻子。他自己說是抱獨身主義。據他幾個朋友說：他爲了境地關係，暫時做一個假借的獨身主義者，決不是他的本意。自從他充了一家洋公司的抄寫以後，他的主義，便漸漸有些把不住，或者竟有自己取消之一日咧。

王阿曲自從民國十年，得到發迹的機會以後，便把怨恨長衣的觀念，根本取消。因爲他現在確非長衣不行了。他得在洋公司裏充當抄寫，未嘗不是長衣的助力。那時他正在一個幫辦律師手下，做一個謄錄員，洋公司的經理到幫辦律師這裏來，見了他工整光潤的字，很加贊賞。恰好洋公司

裏，有一個抄寫，受了交易所的誘引，自己告辭出去，洋公司的經理，便把他要了去補缺。王阿曲是向來羨慕著洋公司的缺分的，現在廁身進去，足足有二十四元一月的薪水，自然高興非凡。而洋公司的經理，以為王阿曲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，應該有些感恩圖報的意思，所以特別加重他的職務，以示寵異。星期日大家休息，而王阿曲還是埋頭抄寫著，遇到特別的假期，纔許他自由。這在王阿曲，便認為奉旨休息了。

陽曆元旦，當然是他奉旨休息的一日了。這天他睡到中午纔起來，別人逢著假期，只覺得光陰短，他却只覺得長，正因為他是沒有家小的人，而又無其他消磨光陰的本領，平日機械一般工作慣的，忽然屯空起來，有些無所措手足的神氣。而且好好一個抱獨身主義的人，在這惆悵無聊的時候，不免有些羨慕家室的念頭。這在他也認為有避去的必要，所以他決計出門，去訪一個朋友，預備同去喝幾杯酒，談一回心，隨路看看女人，倒

是一個尋樂的方法。

看女人的念頭，近來著實在王阿曲心中，占了位置，雖然他自認是秀才出身，有時也很覺得看女人爲不正經；但是同時他又不知從何處發明一句『看看無妨』的妙話，輕輕掩護了自己的行爲。

王阿曲出了門，摸一摸身邊，鏘然作聲的，還有兩大圓，於是膽便壯了。他決意先去拜訪洋公司裏的司事陳先生，因爲昨天曾同他約過一聲，而且知道他是社交場中的要員，想從他口中，聽到些有趣味的新聞，開一開心。

一路走去，全不曾有人和他招呼；今天路上的行人分外多，一對一對的，觸目皆是。攜手挽臂種種肉麻的情形，王阿曲看了頗憤憤，以爲有意侮弄他。甚而至於洋公司裏看門阿二，也挾著一個婦人，在他面前走過。這格外使他不快，他心裏惱想著，天地之大，竟沒有我的一對。這實在不

像一個獨身主義者的論調。

當王阿曲發風動氣的時候，而眼前的騷擾也來了。一位海軍裝束的女學生，急匆匆的迎面走來，於漫不經意中踏了他一脚。王阿曲的腳上，立刻覺到痛。一看是女學生，便木然無語，心中着實轉念，或者可以得到她幾句道歉的話咧。其實王阿曲若是一個西裝少年，或是漂亮些的學生，那他的預想，一定不見得錯。不幸他是一個頭腦間帶有土氣的人，便不在女學生的眼中了。她不但道歉，而且還瞪着眼叱他走路不生眼的話。這在一向不會和女人對過口的王阿曲承受着，似乎還以為值得。雖然心中頗不謂然，却沒有一些怒氣；更想藉此機緣，和她對談幾句。他就決意自己承認，向她賠罪。但是話未出口，她已走開，他也終於快快的走了。

既已到陳先生家的門口，便去按了電鈴，裏面一男一女的聲音齊問道：『是誰？』『是我！王阿曲來看陳先生。』

陳先生來開了門。王阿曲使想進去。然而陳先生頗有些不讓他進去的樣子。他背後立著一位裝束齊整的婦人，沈着臉灼視要進來的客人，露出很討厭的樣子。王阿曲立刻知道事情不妙了。

『老曲！你怎麼會來。事情不湊巧，兄弟正要出去，怎麼好呢？』陳先生抱歉似的說，『不要緊！我也不是專來訪你的。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？你的夫人同去麼？』王阿曲於失望中，故作從容的態度。

『我們看戲去，因為有她母親在戲園裏相等，所以不能不去。但是教你空走一蹣，我總覺得於心不安。我想李大頭今天一定在家，他家離這裏不遠，你何妨去看看他。』

『那麼，我就看李大頭去。』

他們就此作別了。陳先生拉了他夫人向東，王阿曲摸著原路向西。他不時回過頭來看他們，但也怕他們回過頭來看他。到得大家見不得的時候